

寒露沐足

□郑玉治

寒露已至,民谚云“白露身不露,寒露脚不露”,温汤沐足,便是闽南人应对秋凉最朴素的法子。

沐足,俗称泡脚,古称濯足。温汤沐足,从来不是文人独有的雅事,寻常百姓人家,自古便爱一盆温水浸足,洗去一日奔波的疲惫。一盆温水,既可舒展筋骨,亦可安顿心绪,这份绵延千年的生活意趣,时至今日,依旧温润治愈。苏东坡诗云:“主人劝我洗足眠,倒床不复闻钟鼓。”陆游亦有佳句:“洗脚上床真一快,稚孙渐长解烧汤。”寥寥数语,写尽沐足之后卸下一身尘劳的安然与松弛。

午后晴光煦和,清风漫过窗棂。取一包配好的足浴包,艾草、柏壳、花椒籽、益母草、红香木、陈皮等草本植萃收纳囊中,入锅添水,大火慢煮七八分钟。不多时,汤汁晕出温润的褐绿,草本辛香漫溢全屋。待汤水晾至四十度上下,缓缓倾入木盆中。矮几之上,置一盘鲜果,沏一壶红茶,手边摊开一卷闲书。热茶入喉,双足轻浸温水,暖意自足底徐徐向上升腾,脚掌渐渐泛起微红,后背沁出一层薄薄微汗,那份舒展妥帖的幸福感,便自心底油然而生。

泡脚,是我经年不变的偏好,也是生活里雷打不动的日常。这份情愫,缘起童年记忆。自记事起,每至入夜,母亲总会端来一盆温水,为我洗脚沐足。暖意顺着双脚漫遍周身,躺进被窝,一夜安眠,静待天光破晓,物资匮乏的年月,冬日寒风凛冽,一盆温汤,便是年少时光里最朴素的温存。

父亲素来也爱泡脚。早年做工归来,一身风尘仆仆,终日劳碌,睡前总不忘以温水浸足,消解一日疲惫。年岁渐长,他行动日渐不便。此后,我每隔一两星期回乡探望,亲手为他沐足。切几块老姜捣碎入锅熬煮,临出锅撒少许粗盐,滴上几滴白醋,试好水温,轻轻托住他的双脚放入汤水里。一边浸泡,一边轻轻揉按足底。约莫二十分钟后,用毛巾拭干双脚,修剪趾甲,薄抹一层润肤膏。父亲眉眼间,总会漾起一抹舒展的笑意。

每当触碰父亲那双粗糙皴裂、刻满风霜的脚,万千思绪总会涌上心头。这一双脚,藏着父亲跌宕传奇的半生故事。父亲曾在台南当过一年多的铁道工人,足迹遍布宝岛的乡野山川。闲暇之时,他总爱和我们说起那里的风物:一年数熟的稻田,凤梨、莲雾、释迦等四时鲜果,还有别样的风土人情。

回故土泉州之后,父亲成家立业,抚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。为撑起大家庭的生计,他常年四处奔波,凭一身过硬的木工手艺,往来于各地,走街串巷揽工谋生。正是靠着经年不息的辛劳,在艰难岁月里,为家人守得一份安稳烟火。

前些日子与友人结伴出游,同行好友取出自家栽种的罗勒制成的叶子茶。沸水冲泡,香气清雅,入口回甘,众人无不称赏。此情此景,倏然勾起我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。

十余年前出差,见一方小菜园,园中一隅遍植九层塔。植株长势繁茂,香气清冽如丁香。相传此物可清热解毒、活血祛湿。园中时常采摘晒干,一袋袋收存库房,但凡来客,便随手相赠。我也领了一份,旁人不便带走的我,我一并收下,归家时,竟攒下满满的一大袋。

起初我取少许叶片煮水试饮,滋味尚可。后搭配生姜一同熬汤泡脚,汤水沸腾之时,一室馥郁芬芳。后来翻阅典籍方知,九层塔别名金不换,也就是罗勒。它的茎、叶及花穗富含芳香油,多用于调香;嫩叶可食亦可泡茶。如今回想当年这番“大材小用”,心底不免生出几分趣味与感慨。

一盆温汤,漫过双足,也漫过悠悠岁月。人间万般暖意,往往就藏在这般朴素寻常的烟火里。



(CFP 图)

第一片叶子开面

□张晓斌

寒露一到,闽南老家那座山,就换了个活法。

古人写“袅袅凉风动,凄凄寒露零”。闽南的寒露,到底和北方不同。早晚风里浸着凉意,正午的日头依旧灼人,晒得人后背发烫。山野里风声渐缓,虫鸣慢慢稀疏,整座山一日日沉静下来;山里人的日子,却反倒忙忙碌起来。寒露前后雨水偏少,气候干爽,正是铁观音生长、采摘、制作最能锁住香气的黄金时段,村里人私下叫它“茶王时间”。这一季秋茶,足足养了一夏,就等着这几日采收。

小时候过寒露,留在记忆里的就两个字——凉、忙。

采铁观音,讲究不赶清早。清晨露水浓重,茶香吸饱水汽;采得太迟,又错过晒青的时机。母亲和婶婶们总要等到日头升高、露水散尽,上午十一点过后才背上茶篓上山,下午四点前收工下山。母亲常说:“清早的茶叶喝饱了露水,水气重,做出来的茶滋味发闷。晒到晌午,水分刚好,香气攒得饱满,这样的‘午青’,才真正人得了锅。”

采什么、怎么采,更有门道。铁观音不采细碎嫩芽,要等嫩梢抽出驻芽,顶上叶片缓缓舒展,到了小开面、中开面的状态才动手,采的是标准的“一芽三叶”。芽叶太嫩,滋味单薄;叶片过老,香气易散。年少时我不解,好奇为什么不采摘最鲜嫩的芽尖。母亲掐下一枝茶青递到我面前,笑着打趣:“傻囤,嫩不见得就好。茶叶太嫩,气韵发飘,喝起来没有筋骨。要等芽头舒展开,一芽三叶长到位,才算到了时候。做人不也是这般的?嘴上毛毛躁躁,哪里压得住分量。”一旁的婶婶们听得哄然大笑。这句朴素的话,我一直记到今天。

茶篓一满,立刻下山,茶青耽搁不得。鲜叶摊开在竹席上晒青,午后采的茶青干爽适度,晒青顺,香气出得透。天色暗下来,小院内便忙活开,摇青、摊放、烘焙,工序一道接着一道,容不得半点跳步。制茶时节,奶奶总是最忙的人,她守着灯下摇青,一坐就是大半夜。有一回我困得眼皮打架,不住催她早些歇息。她嘴里念着老话:“寒露过三朝,过水要寻桥。时节变了,人也要顺着天时而来,急不得。”说罢把茶叶凑到鼻尖细细嗅辨,缓缓道:“还差一遭。茶这东西,你糊弄它,它便糊弄你。”

刚工作那几年,我意气高,总想着快点出成绩。有一回,为了赶进度,一份材料没打磨透就交了上去,结果出了岔子,挨了批评。那晚加班到深夜,心里又闷又委屈,撕开家里新捎来的秋茶,随手泡了一杯。看茶叶在玻璃杯里慢慢舒展,忽然想起母亲那句话——“芽太嫩,茶就飘,没筋骨”。心里猛地一震:我不就是那片急着被采的嫩芽吗?火候不到,急也没用。

往后每到寒露,无论身在何地,我都会泡上一杯故乡的秋茶。茶汤金黄透亮,入口温润柔和,咽下之后,甘甜从舌根慢慢漾开。浅浅一口,山间清风、连片茶园、婶婶们的说笑声、小院摇曳的灯火,故乡种种画面,尽数涌上心头。

节气有序,草木有根,人心有度。寒露的微凉,涤去人心的浮躁;秋茶的韵味,全靠时光熬煮。年岁渐长才懂得,人最好的状态,不是一味争先快跑,而是历经世事之后,依然保有的那份沉稳从容。

顺应天时,方得一杯好茶;守得本心,才能行稳致远。往后,愿自己如寒露时节的茶树叶片,经得住日晒,耐得住夜凉,从容静待开面,于平凡之中踏实前行,不负山河,不负光阴。

寒露那碗花生汤

□张培坤

寒露至,北方就该添衣了。王安石说“空庭得秋长漫漫”,元稹说“寒露惊秋晚,朝看菊渐黄”,道尽时序转寒、秋意渐深的物候景象。大概除了刘禹锡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古诗里的秋天,总带着几分肃然凉意。

不知是不是二十四节气更适配黄河流域的缘故:北方的寒露,露水寒凉,将近凝霜,是二十四节气里平均气温降幅最大的节气。可闽南的寒露不一样,风里还裹着暑气,人们依旧穿着短袖。明明已近深秋,体感却赖在夏日不肯退场。

我是闽南人,对秋天却格外敏感。每一回秋风乍起,我便想起阿嬷。听她说,我们祖上是 from 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,长途跋涉,翻山渡江,最终落脚在这片靠海的土地。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,仿佛在诉说一件祖祖辈辈早已习惯的旧事。所以一入秋,心底便有什么隐隐牵动,想来也是有缘由的。

儿时的寒露,似乎比眼下更冷。两个姐姐上学,父亲在小学任教,归家总是很晚;稻子将熟,母亲在田间忙碌,收工已是夜幕沉沉。记忆里,秋日老家那栋石屋,格外清寒。

每每年睡醒来,母亲早已出门。起初我会大声呼喊,偌大古屋里,只回荡着自己怯生生的回声。秋风乍起,呼呼的北风从天井、木门缝隙灌进来,在屋内四处窜动,呜呜作响,似有人不停叹息。天台几株不知名的草木随风摇晃,影子在石板上细碎晃动。我缩进房间木衣柜里掉眼泪,连哭泣都不敢大声,总觉得黝黑屋角藏着不知名的东西,随时会扑过来。

不知哭了多久,忽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“阿狗,你睡醒了吗?”

是阿嬷。我一下子蹦起来,赤着脚冲出去开院门。门外站着阿嬷,双手捧着粗陶碗,碗口袅袅冒着白汽。我们不和阿嬷同住,但她每日都会过来看看。那天她提着待淘的米,走到巷口听见我的哭声,连忙折返灶下,煮了这碗汤。

那一碗稠润的花生汤,许是哭久了腹中饥饿,我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。甜润、绵糯,烫着舌尖,暖意一路淌进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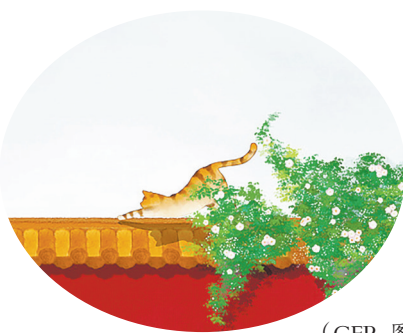
阿嬷笑着抚我的头:“不着急,慢慢喝。寒露吃花生,冬天不冻脚。”她衣袖还沾着屋外寒露风的凉意,可抚着我头顶的手,暖得发烫。

阿嬷总有说不完的节令谚语。

春分要吃海蛎煎与润饼,她说这是闽南人的“金包银”;霜降她姜母鸭,食了冬日不畏寒;冬至搓圆子,吃了便长一岁……这些话我从小听到大,从前不曾深究缘由。只牢牢记住她那句:“跟着节气吃,日子才过得顺。”顺的是什么,她未曾细说。如今想来,这份顺遂,大约藏在她一颗颗挑拣花生的从容、浸泡花生的妥帖,藏在拿捏糖量、守着小火慢熬不急躁的耐心之中。

傍晚时分,家人陆续归家。空旷的屋子一下子盈满欢声笑语。晚饭后,母亲在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裳,父亲核算开春至今家里的收支。母亲絮絮说着,今年雨水充沛,稻禾长势甚好;北风渐紧,稻谷很快就能脱水成熟,收成大概能比去年多;年底便可攒够两个姐姐新学期的学费,还能给孩子们扯块新布做年衣;孩子正在长身体,要不要趁着寒露,买只番鸭补一补……父亲不住点上头,借着煤油灯的微光,一笔一画记在泛黄本子上。

屋内灯火熄灭去,蟋蟀在墙角稀稀疏疏地鸣唱。没有人急着就寝——今夜,正是寒露。



(CFP 图)

一声喵,一声哎

□陈默然

头一声“喵”,我便应一声“哎”;它再一声,我再应。如此七八个来回,仿佛分别一整天有说不完的话。那嗓音糯糯的,绵绵带着钩子,直把人心底的疲惫都钩了出来。家人笑说这猫通人性,我倒觉得是它教会了我们等候。

最近,偶尔夜半醒来,对窗暗空,万千心事翻涌,竟不知身在何处。父亲退休十多年,在家种些花木,日子从容。上次通电话,他说院里的三角梅开了,满墙红艳,语气不疾不徐,像翻一页闲书。我听着,心里踏实了些。我有时抱着“豆包”坐在阳台上,烫了壶,泡一盅茶。看沸水冲下去,叶片缓缓舒展,在茶汤里沉沉浮浮,像极了自己的心境——浮时不觉得得意,沉时亦不慌张。茶烟袅袅地升起来,“豆包”好奇地凑近嗅那热气,又皱着鼻头打个喷嚏躲开,却又爱又怕的模样,总让我想起初涉世事时的莽撞。茶汤入口初苦,徐徐回甘,许多想不通的事便慢慢淡了。

梁先生写“白猫王子”,说它“有它的世界,它的王国”。我家猫的王国,大约就是这百来平方米的屋子。它巡视每处角落,对着窗外飞鸟发表演说,将书桌当作行宫——键盘是暖床,鼠标线是玩具。纸被它踩满梅花印,深深浅浅地散落在字句之间,像是给文章添的批注。我也不恼,反而觉得那些爪痕比我的文字天真几分。有时思路卡住,它便跳上来,用毛茸茸的脑袋蹭我的手背,顺势倒在我臂弯里,露出柔软的肚皮。我丢开笔,看它追逐自己的尾巴,一圈圈转,转晕了栽个跟头;看它扑打线团,弓背屏气,跃起又落地。时间在这种嬉闹里,心里忽然就踏实了。

梁夫人深夜为猫买茶叶蛋,甘之如饴。我伏案至夜深,“豆包”便趴在桌角打盹,偶尔醒来眯着眼看我,喉咙发出呼噜声,细碎绵长,像雨后山间的溪流,不急不缓地淌过青色卵石。我轻抚它温热的脊背,暖意从掌心漫上来,一点点化开了积



生活就像白开水,你每天都在喝,不要羡慕别人喝各种颜色的饮料,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。

麻辣烫

相守即圆满

□林世铨

人生许多遗憾,往往藏在清贫岁月里。于我而言,心底长久欠着爱人王医生一场像样的婚礼。

那时候准爱人正等待分配工作,学校要填写分配意见。她没有填报照顾分配的相关条目。等到事情定局,才写信跟我说,一切已然来不及,材料上交之后再无回转余地。况且那时我们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,所谓照顾,只凭我们的口头请求是不够的。

我去找校长,校长答复档案早已寄回原籍。又跑去他们县里的人事局,得到的答复同样是无能为力。后来,想说唯有补办结婚证或许可以商量退档重新分配,于是匆匆赶去照相,匆匆登记领证。

那张结婚证的照片,穿的衣服还是店里借来的,褶皱清清楚楚。办证时办事员一时笔误,竟把性别填成了年龄。看他用手指蘸水拭擦,我便弱弱地说:“换一本吧。”当得知换一本要三元钱,我们就选择算了,当时手头拮据,口袋里连一包喜烟都拿不出来。就这般匆匆领证,草草成家。

婚房不过是学校的单人床铺,被褥衣物,全是我们从前各自所用,没有一件新添置的家什。两个一无所有的人,就这样凑成了一个家。

真正算得上有结婚仪式感的,是妻子娘家的回亲宴,而我终究没能到场。婚前丈母娘提出,要一千元用作嫁女请客开销,不谈聘金,不谈金银陪嫁,已然值得庆幸。讲真,那时我家境贫寒,参加工作不久,实在拿不出彩礼。岳父私下找我,知晓我囊中羞涩,不愿我为难,说他可以先借一千元,对外就说是我拿出的。我婉拒了,想着要自己想办法。后来岳父又劝我:“回亲宴你就不必来了,来了还要额外承担开销。”就这样,我缺席了那场回亲宴。

后来听爱人说起,宴席之上,宾客满堂,她和父亲二人躲在屋内悄悄落泪。旁人纷纷感叹,尤其是她的外婆,屡屡数落:“怎么就找了这样一个清贫的教书人!”

我们本是大家庭,已成家的兄弟各自自立门户,尚未成婚的依旧为生计奔波。父母是本分朴实的庄稼人,贫穷是家里抹不去的底色。我考上大学,有了一份工作,在乡邻眼里,算是“鲤鱼出大溪”。我心里清楚家中境况,时常宽慰自己,既然算有出息,便不能拖累家人。爱人十分通情达理,从无半句怨言,她说:“这样也好,凡事靠自己,互不拖累,便是最好。”

那时,常有朋友打趣我们的婚姻:“你们哪里是结婚,不过是两个单身的人搬到一处过日子罢了。”这话,说得一点不假。

曾经,侄女埋怨丈夫没能给她一场如愿婚礼。我便拿自己的往事劝慰她,只要人靠谱,婚礼可以暂缓。手头拮据之时,先把紧要的事安顿妥当,日后宽裕了,有心补办再补办,同样也是温暖与圆满。

岁月匆匆,一晃许多年过去。没有婚纱,没有宴席,没有热闹的仪式,可那一份患难与共的情义,却在清贫的烟火里,沉淀得格外厚重。如今,不论在晚间的阳台上沐春风,还是在旅行途中赏美景,当年的苦,都已化作相濡以沫的温柔与幸福。



寒露谚语

●白露身不露,寒露脚不露。

释义:白露不宜赤身,寒露不可露脚,秋寒自脚而起,是泉州老一辈常说的养生俗语。

●寒露风,仓库空;霜降水,饿死鬼。

释义:寒露若遇冷风,晚稻易受损失;霜降雨水过多,则庄稼歉收、仓库空虚。

●寒露多雨水,晚稻慢出穗。

释义:寒露雨水偏多,晚稻抽穗推迟,容易影响收成。

●寒露不算冷,霜降变了天。

释义:泉州寒露时节尚不算严寒,待到霜降,昼夜温差骤然拉大,天气明显转凉。



萌宠记

读梁实秋先生的文章,方知他七十五岁时收留过一只流浪猫,取名“白猫王子”。那猫有脾性,吃茶叶蛋只认准一个小贩,夜深闻其叫卖声便催着主人起身。梁先生与夫人居然也真个披衣下床,乐此不疲地买来剥茶叶蛋给它吃。读到这里,我搁下书本,看了看蜷在沙发一角的“豆包”,不觉莞尔。

我家“豆包”来时,比“白猫王子”还要小些,才巴掌大一团的绒球,毛色是浅淡的金,像秋日午后筛过树影的光斑,茸茸的,看着就暖。眼睛倒是亮得惊人,两丸琥珀怯生生地打量着新家,半晌不敢动弹。如今将近五个月,个头蹿了不少,毛色渐深,像金秋的麦浪一层层厚起来,蹲在那儿已有几分小豹子的架势。最有趣的,是我们下班回家时的光景。门铃一响,门缝里便挤出急切叫卖声,一声紧似一声,尾音微微发颤。推开门,它端坐在玄关正中,尾巴尖儿轻点地板,眼巴巴地望着,它仰